

歸

清

田

梁

瑣

章

鉅

撰

記

上

進步書局校印

歸田瑣記提要

清福州梁章鉅所撰筆記三種之一
是書成於解組後故有此名凡八卷
穿穴百氏之精搜輯諸家之秘闡揚
逸嫩臚述耆德第五卷所敘滿清諸
臣驕橫遺事口誅筆伐不稍諱飾猶
見南史之風

歸田瑣記序

仕宦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謂大隱乎餐石髓擷芝蕤蓬萊而行執掌與使溷跡於春廡埒名於枕流情則逸矣非幹濟之才垂纓縱拖青紫振藻雲路剖符要津已駸駸其莫齡猶戀戀於華膺伐則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魏闕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師者斯真能兩全之者歟公以十五世之華胄策四十載之茂勲方其珥筆木天通籍金馬啟曲江之讌被宮錦之榮同列者爭躡青雲競擊丹戟而公甫綴鸛鷺即思桑梓榕城有栖隱之志海塢多傳經之彥枕蓆六菝悠游十春甘使鄧禹之笑人不學顏孫之干祿書以是服公志之澄既而任郡守厯藩牧莅官句吳駐節章貢練湖濬而三江稔金帶解而二舖平九遷可期萬石奚讓而公讓官之表雅慕叔子為霖之願無媿安石驪駒三唱除書在門鸞鷺一鳴大呂聽律難進易退古人是期書以是服公才之大既而天子南顧桂管思得蓋臣界之封圻頒以節鉞於是五稔象郡半載胥臺勸宣道濟之沙績著伏波之米練士于瓠甌戰衡于艸隍朝知李晟為大臣人呼杜詩以慈母而公乃扁舟載石峻峽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徑種延齡之菊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而恬於居官今者林泉怡性著述等

身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郵以見示大約仿唐人之閩書沿宋稗之舊例穿穴
百氏剽竊一家闡揚忠貞臚述者舊小亦足以正波長之說補華陀之書洵可綱維
世風利澤羣彙已公之經濟具見一斑垂諸藝林嘉惠來學書為韓范之部吏隨籍
湜之後慶公諉以校讐付之剞劂所願名山日富春風正長他時撰杖座間親接緒
論則是編也為谷齋之初筆浣花之紀年也歟

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業仁和許愷書謹撰

歸田瑣記目錄

卷一

歸田

歸舟

七十致仕

容園

文選樓

芍藥

南萬柳堂

兜兜卷

堵江口

證法

宋研

天下太平四字

丙午丁未

禪服

璵璠

鮒魚

治疝古方

洗目神方

屠蘇酒方

折骨傷方

被毆傷風方

小兒吞鐵物方

治喉驚方

治度迷謔語方

積受潮濕四肢不仁方

止血補傷方

屏賊盜咒

卷二

致劉次白撫部書

砲說

家居

請鑄大錢

鯤鮪

飲量

食量

曼雲先兄家傳

壽序

卷三

閩蠻互稱

常成二公

張宜劉升道

陳謙

夏得海

循吏

酷吏

颶風

陳嶠

慶城寺碑

高鳳

玉枕蘭亭

五經中式

督學屢易

荔枝

皂莢樹石榴實

鼓樓刻漏

陳實百問策

麻沙書板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武夷山志

建陽二寶

承天寺

小李將軍畫卷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卷四

黃忠端公

洪文襄公

李文貞公

李文貞公逸事

陳省齋

蕭塾菴

謝古梅先生

蔡文恭公

張孟詞貢士

鄭蘇年師

福建鼎甲

世進士

兄弟進士

少年科第

世解首

三世魏科

同榜三及第

會元

宰相尚書

卷五

整拜

噶禮

隆科多

年羹堯

訥親

胡中藻

和珅

卷六

文人奇遇

紀文達師

劉文清師

朱文正師

松文清公

讀書

讀儀禮

月令氣候

千字文

上大人

滄濱唱和詩序

高雨農序

已刻未刻書目

疊韻詩

和卓閣老紀恩詩

楹聯賸話

卷七

小說

封神傳

三國演義

金聖歎

神木

釣臺詩

首縣

典史

上衙門

清客

酒令

燈謎

近人雜謎

稟賦不同

少食少睡

品茶

品泉

百歲酒

豆腐

厨子

小炒肉

奴僕

縫人

卷八

北東園日記詩

附和韻

附停葬說

附錮婢說

附厚殮說

附代吉祥說

附復廖尚書魏山長書

歸田瑣記目錄終

歸田瑣記卷一

清 福州梁章鉅撰

歸田

歸田之入詩。莫著於蘇文忠公。歸田之名書。莫著於歐陽文忠公。昔歐公之歸田錄。作於致仕居潁之時。皆紀朝廷舊事。及士大夫諧謔之言。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為法。而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叙鬼神。徵夢卜。近惟薄。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蓋二書體例相出入。說者又謂李書為續劉餗小說。而作。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雖小說家亦然。要足資考據。備勸懲。砭俗情。助談劇。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余於道光壬辰。引疾解組。雖歸田而實無田。越四年。奉命復出。又七年。復以疾引退。則不但無田可歸。竟至有家而不能歸。回首雙塔三山。如同天上。因僑居浦城。養痾無事。就近所聞見。鋪敘成書。質實言之。亦竊名為歸田瑣記云爾。時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書於浦城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歸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粵西量移蘇撫。受篆甫十日。即赴上海防堵。兼攝督篆。未幾奉

命回蘇州辦理糧臺。時揚威將軍駐兵蘇州。檄發調遣。事極繁重。余晝理簡書。夜出巡城廂內外。甫匝月。而舊患眩暈之疾復作。十月廿八日。接見僚屬之頃。忽撲地幾不起。即於十一月初二日。專摺奏明。乞假調理。一面將撫篆送與程晴峯。方伯接護。諭月。復奏請開缺調理。遂於此年正月中旬。奉到諭旨。准其開缺調理。於正月下旬。移居滄浪亭行館。二月初旬。買舟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聞浙東嘆夷猖獗。揚威將軍由紹興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土寇乘機劫奪。行旅斷絕。急報再至。遂與逢兒恭兒商定。天未明。即回舟北上。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揚子江。抵邗上。沿途官吏。毫無見聞。舟泊鈔關半日。而楊竹園方伯黃謝茶石觀察學崇飛輿來接。晤談至上燭而去。楊係親家。謝係同年。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也。蓋至此始愈信官場之無味矣。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蓋一人之聰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無不竭之勢。倘此三十年中。無所表見。施為。則此後更有何所望。若令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則致仕之期。即不必以七十為限。昔人所譏。突而

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遠。夜行不休。前瞻後顧。無所棲泊。不亦太可憐乎。故余兩次引歸。皆未及懸車之歲。昔通鑑目錄。引韋世康之言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老。有疾便辭。憶余前居福州時。嘗取此十六字。鐫一小印。程梓庭督部祖洛甚喜之。今則距懸車之期。只有二年。而尚有議余不應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義。及仕止之恒規。而一按之也。

容園

初到揚州。居旅店中。湫隘囂塵。不可言狀。州縣官以六塊鋪墊。兩合紗燈。了之而已。既思故友張建亭觀察家極寬敞。雖甫遭八人之厄。而餘宅尚多。姑令達兒往探之。則觀察之子松崖郡丞適來。甚有樂為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其中。宅中亭館一空。主人眷屬移居前院正屋。而臨池二十餘間尚在。因與主人分前後院而居。適儀徵阮雲臺師相。先來視余。徘徊瞻眺間。語余曰。此名容園。為吾揚州園亭第一所。此池寬廣。亦合郡所無。本江皖香中丞之舊宅。余初以少賤。不得其門而入。及為張觀察所得。又以素無謀面之雅。裹足不前。今聞足下寓此。樂得藉開眼福。雖殘燬之後。尚可曠觀。且顏垣碎礫之間。尚有數十本牡丹盛開。足供詩料矣。時余尚未振謁師宅。

因問吾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本無買園之力，即有資亦斷不買園。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者，郡人即以其姓名之。如張姓則呼張園，李姓則呼為李園。若我有園，則亦必被呼為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因一笑而去。

文選樓

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巷之名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願鄂州集。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也。儀徵師宅即文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樓上祀隋秘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邕容處士許淹配之。吾師撰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余素仰樓名。初謁師宅。即擬登樓以慰夙願。而不知樓實在家廟之西。與吾師宅尚隔一街也。一日師折柬召余飲。且傳諭曰：席設文選樓。余為之狂喜。吾師所藏鐘鼎古器悉度於此。是日即飲於樓下。縱觀之時無雜客。而錢梅溪適至。因同入座。師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間此會能有幾回。不可無以紀之也。時梅溪八十四。吾師七十九歲。余年最少。而獨居首坐。甚以為愧。乃踰日而朱蘭坡至。即留余寓園中。

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子卿亦八十四歲。蘭坡七十五歲。吾師方欲團為五老會。而
暎船警報日迫。吾師已往南萬柳堂。梅溪蘭坡均各回蘇。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
江南返。回憶文選樓之會。竟可一而不可再。吾師若預知其後者。不禁黯然也。

芍藥

揚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吾師以脚疾不便於行。端
坐亭中遙望之。余與右原則徧履花畦。真如入衆香國矣。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
圍。蓋千萬朵中。一朵而已。余自詫眼福。並語右原曰。吾師與余皆已退居林下。此花
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余詩結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師和
余韻云。謝公應為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蓋為周旋賓主起見。而朱蘭坡和詩云。
試看黃黃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溪和詩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
呈祥。則亦專歸美於園主人也。吾師望子復起。頗切。故余疊韻詩云。生怕山前泉水
濁。隨緣止止即延祥。實答吾師詩意。

南萬柳堂

邵伯湖之北數十里。有儀徵師別墅。在水中央。四圍種柳數萬株。每歲長夏。必於此

避暑。自題為南萬柳堂。以別於京師之萬柳堂也。繪圖作詩者屢矣。近復得青湘子畫片。作為南萬柳堂第四圖。以新卷命子首題。余謹次自題韻。成七律二首。吾師甚稱賞之。為附刻於學經室續詩中。詩云。天然一幅水村圖。眼福欣當寄廡初。問字忽逢苦瓜畫。清湘子亦自臨流。便想坐茅漁。北來戢戢投林鳥。多卜宅邦上。東望茫茫縱壑魚。安得牽船隨杖履。太平鄉裏補三餘。太平鄉為柳堂八景之一。若個將身入畫圖。每逢佳處警吾愚。白鷗敢作誰馴想。黃鳥真知所止隅。黃鳥亦柳堂八景之一。南北平分萬楊柳。主賓晤對幾桑榆。鑑湖底似珠湖好。卅六陂前卅二湖。朱蘭坡謂余曰。我適晤閣老。極折服此詩。謂次韻之作。能如無縫天衣。自非老手莫辦。並命我亦效顰。我謂此詩選辭沉着。託興遙深。已如崔灑題詩在上頭。繼聲者必難見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閣老亦以為知言。

兜兜卷

在揚州日。聞與錢梅溪談邦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西。俗呼兜兜巷。此名頗雅。不知始於何年。可入詩否。余記得柳南隨筆中有此事。一時不能口述。歸而檢書。始得之。王漁洋為揚州司李時。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三字。遣役喚主肆者。詢其命

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來之意。漁洋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路徑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為業，而門面又相似，故人行多歧悞焉。有作寄江南詞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揚州好，年少記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婦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次日，以此語儀徵師。師為之解頤曰：我數十年老揚州，今日始聞所未聞也。

堵江口

余僑寓邗江，無所事事。然日聞海上警報，惴然憂之。當官者惟但雲湖都轉明倫，時從余講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猖獗，難保其不犯長江。則瓜洲一帶口門，不可不預為之計。都轉問計將安出。余曰：揚州本富盛之區，尚可有為。足下所筦度支，亦儘可挹注。此地若無以禦之，則他處更將束手矣。今大江兩岸口裏，滿號之漕艘不下千百隻，似可預先調齊，橫塞江口，以鐵索聯為巨柵。每船中預伏數兵，安設槍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之，再招集捆鹽人夫一二十名，各予器械，船隻使之并力堵禦。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廢艘為前茅，以捆徒為後勁，四十里外，有此兩層抗隘，喫夷雖猛，恐亦不能飛來矣。都轉聞之，極為動念。正在籌畫間，而焦山口早望見夷帆，夷